

茂腔是流行于山东胶南、胶州、高密、诸城、五莲等地的一种民间戏曲。旧时民谚有云:“茂腔一唱, 饼子贴在锅台上, 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到指头上。”可见老百姓有多么喜爱这门艺术。然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茂腔也不得不面对戏曲艺术普遍遭遇的观众流失问题。如何留住并扩大茂腔观众群体呢? 尽管“四京八记”等传统名剧仍能吸引中老年茂腔迷, 但已很难与青年观众形成情感共鸣, 这就要求茂腔剧团跟随时代步伐, 创作出适应观众需求的优秀新剧目。青岛西海岸新区茂腔艺术传承中心创演的《小欢喜》, 正是这样一部立足于时代潮头的现代戏。10月8日晚, 《小欢喜》亮相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新创作小型剧(节)目评比展演, 声情并茂地展现了这部“乡村振兴”主题茂腔戏的风采。

《小欢喜》的故事素材, 采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河西屯文创村, 主创团队敏锐地发现了茂腔和“乡村振兴”的契合: 茂腔的根基在乡村, “乡村振兴”则是国家针对广大农村的发展战略, 茂腔唱响“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剧编剧高志娟、作曲王旭、导演马正斌等主创人员是怎样将茂腔与“乡村振兴”相连接的呢?“小欢喜”这一剧目标题词汇被设置在开场第一句的重要位置, 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 也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心, 这将是怎样的小欢喜呢? 舞台上错落有致的各种文创产品则从舞美层面给予了观众相应的提示。伴随着吹打乐的气氛烘托, 六个分别代表扇子、书签、螺钿、水杯、翻花、年画的创灵人物依次出现在舞台上, 每人一句的自我介绍如同一段微型歌舞秀, 不仅突出了相关文创产品的特点, 更营造出热闹欢快的舞台氛围。《小欢喜》的开场, 预示了这将是一部喜气洋洋且让人充满希望的茂腔戏。

作为一部时长约三十分钟的小戏, 《小欢喜》的编剧只设置了男女主人公和六个创灵共八个角色, 中心人物是一对年轻夫妻张婷婷(王晴 饰演)和方小海(李克城 饰演)。张婷婷留守乡村, 方小海则去了城市发展, 张婷婷登场亮相的第一句唱腔“大学毕业把家回, 投身旅游有作为”立即凸显了人物身份及志向, 方小海则劝说张婷婷和他一起进城上班, 这种城乡选择上的对立形成了戏剧冲突。在张婷婷和方小海各执己见的过程中, 音乐很好地侧面描写了人物的情绪, 并引导了男女主人公从分歧到达成共识的过程。特别是张婷婷向方小海介绍她的创灵团队的时候, 剧词与音乐完整再现了开场时创灵们每人一句介绍自己的桥段, 这种再现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创灵角色的印象。在《小欢喜》的尾声部分, 方小海向张婷婷提出了教育、养老等现实问题, 体现了剧本逻辑的严谨, 舞美设计也在此时适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视频场景, 最终坚定了方小海返乡创业的信念, 夫妻两人心中随即涌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欢喜。

在导演层面, 全剧的舞台调动井然有序, 且能充分考虑演员走位与演唱的相互关系, 实现了剧目呈现的连贯与流畅。在表演层面, 王晴和李克城饰演的男女主人公扮相佳、活力足、唱腔婉转悠长, 很好地展现了当代有为青年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刘玲(饰演扇子)、赵新丽(饰演书签)、龙玉美(饰演螺钿)、耿涵(饰演水杯)、王艺睿(饰演翻花)、相心程(饰演年画), 六位演员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创灵形象, 唱腔上也具有不俗的功底。更重要的是, 这六位创灵人物非常有喜感, 切实增强了《小欢喜》的喜庆氛围。

茂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多方协力, 专业茂腔院团更是发展茂腔事业的顶梁柱。《小欢喜》的成功并不偶然, 作为始建于1956年的县区级院团, 青岛西海岸新区茂腔艺术传承中心坚守茂腔阵地六十余年, 为保护和传承茂腔艺术, 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2021年“黄岛茂腔”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近年来复排的《火龙记》等多部茂腔传统戏久演不衰, 新创演的《长城人家》《全职宝贝》《小欢喜》等茂腔现代戏获得广泛好评。其中《长城人家》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创作人才项目, 《全职宝贝》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创作人才项目。《小欢喜》更是迎来大丰收,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小型剧(节)目资助项目, 在参演第十三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新创作小型剧(节)目评比展演仅两天后, 又参加张家港市政府、中国田汉研究会主办的首届“田汉杯”小戏小品编、导、演技能大赛暨“长江杯”长江流域小戏小品展演, 并荣获银奖。

文艺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的声音, 让广大观众通过文艺作品感受时代的温度。青岛西海岸新区茂腔艺术传承中心创演的《小欢喜》紧扣“乡村振兴”这项国家战略主题, 反映了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风貌。茂腔基于农业文明, “乡村振兴”立足于农业、农村、农民, 相信《小欢喜》中的张婷婷和方小海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在返乡创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在农村这方广阔天地施展才华, 创建不负时代的新业绩。

作者简介: 邹威特, 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教授, 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



《小欢喜》亮相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展演现场。

## 茂腔戏唱响『乡村振兴』大主题

### 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参演剧目《小欢喜》述评

邹威特

## 伍尔夫：『我永远也说不清』

薛原

伍尔夫说, 只有写作才能构成她生命的整体。在将近三十年里, 伍尔夫每天都在写作, 除了她生前出版的小说、散文之外, 她还留下了大量笔记、草稿、未完成的短文、日记, 甚至是阅读计划等, 在她结束自己的生命后都被完整保留了下来。用传记作家林德爾·戈登的话说, 若为了定义伍尔夫的写作, 则必须把这些文献和正式出版的作品结合起来看。这也是戈登撰写《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作家的一生》时秉持的原则。不过, 戈登在谈自己写这部伍尔夫传记时, 也强调她的目的并不是介绍伍尔夫的每部作品, 而是为了展现伍尔夫的写作事业的整体轮廓。

伍尔夫一生虽然留下了大量的信件、随笔和日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的这些日记、书信完整地记录了她的一生。但是, 就像戈登所说, 作为当时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领军人物和热爱写信的作家, 伍尔夫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不同的面目。就连伍尔夫自己都说“我竟然有这么多个自我”。不过, 伍尔夫总是掩藏起作为小说家的自我。她坦言: “为了写作, 我必须是私人的、隐秘的, 我要尽可能地隐姓埋名, 潜藏自己。”

戈登说, 为了看清伍尔夫作品中蕴含的连贯脉络, 她在写作时追踪着潜藏在伍尔夫小说中的生命观。也就是伍尔夫在小说中反复指出的, 生命的重要时刻并非像出生、婚姻与死亡这类传统观念中的节点, 而是一些隐藏在普通日子里的普通事件。例如伍尔夫在1921年的日记里回忆起1890年8月的一个普通夏日, 回忆起海浪的声音和花园里的孩子们, 用伍尔夫自己的话说, 自己的生命“正是扎根于此、彼此渗透; 究竟程度有多深, 我永远也说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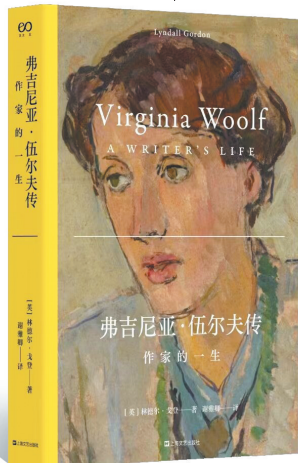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的开头, 戈登引了伍尔夫的话说: “如果生命有其根基, 它便是记忆。”戈登阐述说, 作为一位作家, 伍尔夫紧抓着往昔和逝去的人们日渐清晰的说话声。或者对伍尔夫来说, 他们比活在她身边的人更加真实。“当亡灵的声音催促她走向空中楼阁时, 它们会把她逼疯, 而这些声音一旦得到控制成为小说的素材。每经历一次死亡, 她对过去的感受就愈发强烈。她的小说都是对这些已逝之人的回应。”那些逝去的人在伍尔夫的记忆中日渐丰满, 逐渐呈现出最终的形态; 而活着的人却是混沌的, 就像她自己一样仍在形成中, 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在想象中塑造她小说里的他们。“她把自己挚爱的人——父母、兄弟、姐姐、朋友、丈夫——转化为拥有固定观念的角色, 使他们超越时代, 永不消逝。”伍尔夫在日记里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我的体内似乎有个坐立难安的探索者。”正是这种探索精神, 促使激励着伍尔夫的文学写作。

戈登说: “伍尔夫在布鲁姆斯伯里引人瞩目的生活、她为人称道的奇思怪谈、她身患疾病时的离群索居, 以及一位病弱的淑女、一副冷淡的肉体和一个远离真实世界又矫揉造作的唯美主义者的种种传说, 被世人不断重复着。”然而, 也正是这些才塑造了伍尔夫小说里的隐秘事件: 童年的记忆、零散的教育、火山爆发般的疯疾、不同寻常的婚姻。不过, 戈登并非只是为了演绎伍尔夫的人生, 而是以伍尔夫的作品为核心, 同时参照伍尔夫的书信、小说草稿、未完成的回忆录和未出版的作品等来还原一个真实的伍尔夫。

关于伍尔夫和她的作品, 我最初接触的是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也正是从这本小书的译者序言里, 对伍尔夫有了大体的了解, 也才理解了伍尔夫为什么强调一位知识女性一定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伍尔夫的父亲是评论家和传记作家, 伍尔夫姊妹兄弟四人, 但当他们到了上学的年龄, 她父亲囿于当时的俗见, 只把她的两个兄弟送去公立学校读书, 然后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而伍尔夫和姐姐只能留在家里由父母负责教导。这也成了伍尔夫一直无法释怀的心结, 她也由此滋生出强烈的自我思想。不过, 父母提供给了她充裕的家庭环境, 她从父母那里也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很好的家庭教育。而她父亲藏书丰富的书房, 也为她一生的文学创作打下了阅读与学识基础。而她父亲和同时代许多名流学者、作家的来往, 也让她从小耳濡目染, 也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眼界和视野。而从戈登的这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作家的一生》的传记里, 对伍尔夫的人生、文学创作和内心精神才有了丰富的认识。

伍尔夫说: “一位作家灵魂中的每个秘密, 一生中的每段经历、每种思想品质, 都清晰地写在他的作品中。”这应该也是她自己的感受。伍尔夫也曾问自己, 她是否是在写自传却把它称之为小说? 如果把伍尔夫的小说、回忆录放在一起阅读, 就会发现, 它们记录了使伍尔夫的人生发生转折的决定性时刻。戈登说, 她撰写这部伍尔夫的传记, 也正是追踪着这些决定了伍尔夫人生命运的时刻, 从而去观察和呈现一个真实的伍尔夫。在她撰写时, 虽然交替关注伍尔夫的生活与作品, 但落脚点始终在作品上。因为对伍尔夫来说, 生活和作品是相辅相成的, 生活是伍尔夫最主要的灵魂源泉。“她把早期生活中的悲剧、探索以及喜悦的瞬间都化作艺术, 同时也把艺术的视角投入人生。”不过, 伍尔夫的一生比她的小说作品复杂很多,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充填了太多的故事。

作者简介: 薛原, 副刊编辑, 著有《文人谈》《画家物语》《闲话文人》《南海路7号》等。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  
岛』  
扫码关  
注